

杨燕迪



音乐爱好者丛书
● 音乐散文篇

乐声悠扬

Y u e s h e n g
Y o u y a n g

3
0

(47)

上海音乐出版社





音乐爱好者丛书 ● 音乐散文篇

132892/07

P u e s h e n g
Y o u y a n g

乐声悠扬

杨燕迪



上海音乐出版社

16654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乐声悠扬/杨燕迪. -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4

(音乐爱好者丛书)

ISBN 7-80553-869-7

I.乐… II.杨…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2449 号

责任编辑:李 章

封面设计:陆震伟

乐 声 悠 扬

杨燕迪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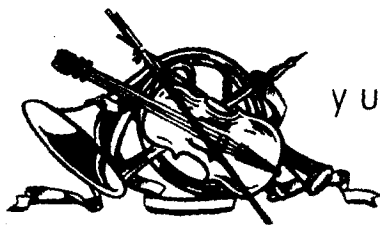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73,000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100 册

ISBN 7-80553-869-7/J·737 定价:15.00 元



yueshengyouyang

目 录

1 “误入”音乐(代序)

辑一 倾听大师

8 布拉姆斯百年祭

14 寂静的独语

——纪念肖邦逝世一百五十周年

18 马勒的“后现代性”

22 大的小作曲家与小的大作曲家

28 倾听切利比达克

33 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

——切利比达克的音乐境界

41 孤傲天才 现代隐士

——记加拿大钢琴怪杰格伦·古尔德

46 琴声中的极限体验



辑二 歌剧感怀

目 录

- 52 歌剧的误会
- 57 走进歌剧
- 62 悲歌经典莎翁情
——写在古诺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在沪首演之际
- 66 《卡门》新解
- 72 女仆作贵妇(上)
——漫议歌剧中的音乐
- 78 女仆作贵妇(下)
——漫议歌剧中的音乐
- 85 话说《图兰朵特》与普契尼
- 92 责任与人性的冲突
——写在中国首演《阿依达》之际
- 97 歌剧《浮士德》:背景、诠释与评价
- 106 漂泊与拯救
- 111 解读《茶花女》:现实主义与心理洞察



辑三 品书评乐

目 录

120 听昆德拉谈乐(上)

126 听昆德拉谈乐(下)

134 个体感悟与东方寓言

——评'97 上海国际广播音乐节海外
华人作品音乐会

139 阅读马勒

146 经典故事 重新诠释

——刘敦南舞剧《梁祝》观后

152 音乐的心灵回声

——贺《音乐爱好者》发刊百期

155 古诺《浮士德》的上海之旅

157 体验合奏之乐

159 奢华的儿戏?

161 高屋建筑与明察秋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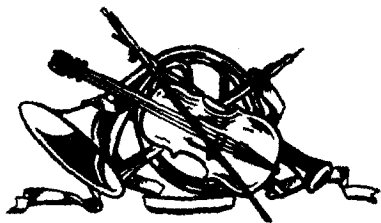
——《简明牛津音乐史》中译本前言



辑四 音乐沉思

目 录

- 172 世纪末的音乐沉思
- 180 无言的愚谈——漫话室内乐
- 185 严肃音乐中的幽默
- 192 听乐与读乐
- 196 音乐断想
- 198 音乐中的新生命——CD 现象
- 203 何谓“懂”音乐？（上）
- 208 何谓“懂”音乐？（下）
- 214 听乐之道
- 220 奏乐之乐
- 224 唱片感受与现场体验
- 227 造访现代音乐
- 233 评判音乐
- 238 演绎不是临摹
- 244 纽约乐记
- 249 经典永驻
- 253 跋



“误入”音乐(代序)

音乐常常会勾起一些非常个人化的记忆。大凡对音乐有些兴趣的人都有这种体会。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对斯旺聆听音乐的心理描写，大概可算是记录这种音乐经验的文学范本。音乐在这种时候，好比一把开启心灵隐秘的无形钥匙。但问题在于，一旦通过了门户，人们往往就有意无意将那把钥匙忘在了脑后——音乐本身的意蕴和价值在不经意间被忽略了。为此，专业音乐家一般都对人们在乐声中进行“白日畅想”持谨慎的保留态度。

但音乐家也是常人。音乐对音乐家而言，也有勾起个人记忆的强大功能。面对现在每日“铺天盖地”而来的各种音乐声浪，我的记忆镜头总会闪回到二十余年前那个文化饥谨的时代。回想起来，真恍若隔世。其实，像我们这代正在（或已经）步入中年的人，之所以从事音乐，或多或少都是出于那个特殊时代中的诸多“误会”。

记得年少时，令我着迷的事情很多，打弹弓、赢烟盒牌以及偷读“禁书”诸如《红日》《苦菜花》和《林海雪原》之类。但这些在当时让我废寝忘食的事情中，绝无“音乐”一项。其时，正



值“上山下乡”的热潮如火如荼的年代。好心的父亲眼看家里“朝中无人”，没有“过硬”的内部关系，如果哪一天果真“下去”了，何时能“上来”，谁也说不清楚。而我天生体单力薄（“三年自然灾害”的后遗症），在“广阔天地”里“与天斗、与地斗”，一定会吃尽苦头。焦虑之下，父亲决定我必须趁早学门“一技之长”，以便为日后躲避下乡做准备。

之所以挑选音乐作“一技之长”，也是事先经过了“慎重”的考虑。那时，“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读书学知识自然是“百无一用”。唯一的捷径似乎是“打球唱戏”。“打球”搞体育，就我的身体条件，断不可能有什么希望。那么就试试“唱戏”吧！好在我小时候学唱“样板戏”有模有样，似乎还有些音乐细胞。父亲本身虽是无线电工程师，但在电台搞录音，经常接触音乐，识得乐谱，对音乐也不算“白丁”。家里早就有一架摇摇欲坠的破风琴，正好可资利用。于是，就在父亲的启蒙和督促下，我开始了音乐的旅程。

那个时候，找不到正规的练习曲和乐曲。一本当时非常“流行”的“革命歌曲集”《战地新歌》是我习琴的主要“教材”。令父亲高兴的是，我很快便能在风琴上准确无误地弹奏《颂歌献给毛主席》《红星歌》《战士扛枪为人民》等歌曲。父亲看有了成效，更加认真起来。因此他到朋友那里借了个小手风琴，又托人到省歌舞团拜请了专门的老师，每星期带着我到老师家上课。

风里来，雨里去。拉琴是件苦差，懵懵懂懂的我在父亲的“威逼善诱”和老师的悉心指点下，尽管很不情愿，但琴艺仍有长足进步。从《牧民歌唱毛主席》到《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又从《快乐的战士》到《打虎上山》……这些被我弹奏得滚瓜烂熟的

乐曲,清一色都是纯粹的“革命音乐”。不知怎的,在我的内心深处,这些音乐从没有触动过我。尽管音乐已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但我学习音乐总有点出于被迫。一有可能,我的自动选择依然是逃避音乐——例如看小说。记得曾有一次,我在规定的练琴时间里偷看《金光大道》,后被父亲发现,结果一本簇新的《金光大道》被父亲撕得粉碎,我的皮肉也挨了一顿棍棒。

终于,梦想成真。1977年,我靠演奏手风琴被省军区“宣传队”相中,当了“文艺兵”。全家好一阵高兴——我的“饭碗”总算有了保障。刚刚入伍,就碰到宣传队里正在搞批判——肃清“黄色音乐”《天鹅湖》对青年战士的毒害。一时间我很好奇,不知道这种音乐究竟听上去是什么样子,但又不敢多打听。直到两年后复员,我依然不知道《天鹅湖》的音乐是怎么回事(除了在电影《列宁在1918》中所看到的那段舞蹈选段。后来靠回忆才知道,那段芭蕾舞是“四小天鹅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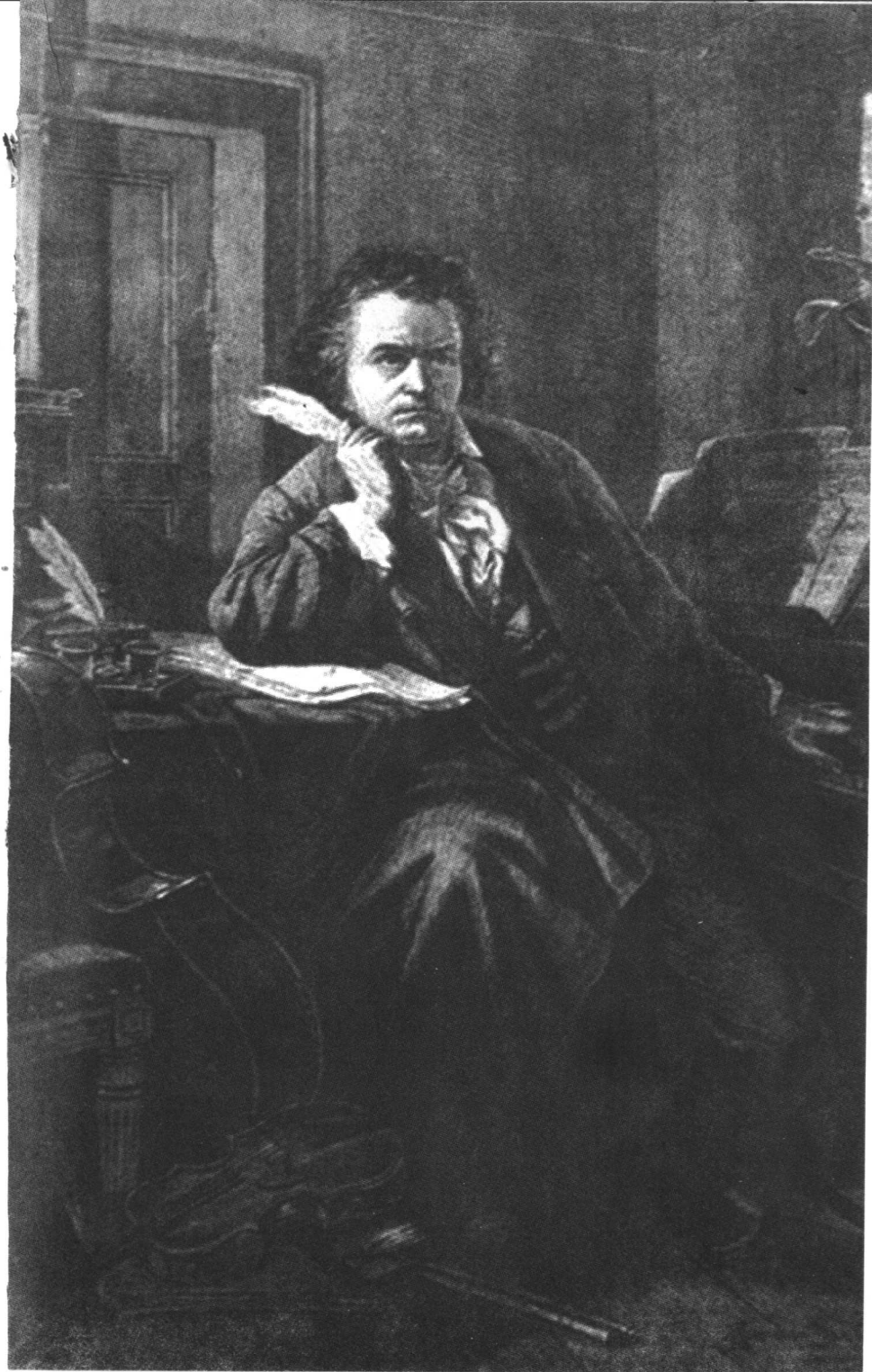
复员是为了考大学。整个考试中,有一个考生在钢琴上所弹的乐曲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那是极其沉静、深思的一种音乐,我前所未闻。整首乐曲笼罩在三连音的梦幻气氛中,和声变化莫测,旋律似说又止。我觉得胸中某个神秘的心弦被第一次拨动了:音乐原来还能如此深沉和美妙!这到底是什么音乐呢?直到进了大学,我才得知,那是一首被称为“月光”奏鸣曲的世界名曲。写作这首乐曲的人叫“贝多芬”——一个不久前在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演出的电视转播中已经让我有点熟悉的名字。

光阴荏苒,时序变迁。一个即将跨入音乐高等学府大门的学子,居然从未聆听过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产生这种笑



话的那个时代应该一去不复返了。从当初的“文化饥馑”到现在的“知识爆炸”，短短二十年，我们经历了怎样的嬗变和“革命”！海顿、肖邦、布拉姆斯以及巴托克与肖斯塔科维奇……这些原来在我听来都有点稀奇古怪的名字，随着我的大学、研究生生涯，很快成了我精神生活中最“亲近”的人物。而现在，每当我站在音乐学院的讲台上，为学生讲评和分析交响曲与歌剧杰作时，我的心中总会闪现一丝困惑：如果没有当初为了躲避下乡的习乐过程，没有这个“歪打正着”的“误会”，音乐和我之间究竟会更远还是更近？

（原载《文汇报》1999年2月24日）





Qingting

Dashi

辑一

倾听大师



布拉姆斯百年祭

一百年前，1897年4月3日，一位在世时名望已和巴赫与贝多芬两位显赫前辈等量齐观的德国作曲大师，永远合上了那双忧郁和沉思的眼睛，与世长辞。在此之前，将这三位大师联系在一起的简称“三B”(Bach, Beethoven, Brahms)的说法已开始悄然流传，后来终于成为德意志音乐最响亮的象征。犹如造化安排，这三位在姓名上有神秘联系的音乐家依次排行，巴赫打头，贝多芬居中，布拉姆斯殿后，德意志音乐由此在世界上风光了整整两百年，横跨巴洛克、古典和浪漫三个时代。更好似天意左右，这“三B”像是前世约定，不争开风气之先，甘居落伍，而且绝不妥协。巴赫在世时已被儿子一辈的年轻人斥为“老古董”，他们嘲笑他的音乐迂腐艰涩，违背当前“返璞归真”的新理想。巴赫虽老眼昏花，但丝毫不为之所动，继续那似乎没有谁还关心的复调编织。贝多芬自己在音乐中打开了主观表现的大门，但人到晚年，却愈来愈对已经遍及全欧的浪漫主义新型风格产生怀疑。他苦思良久，终于采取果敢行动，决心背离历史的主流，甘愿独旅孤行，只对自



己的内心和上帝负责。布拉姆斯一生都背负着“保守派”的恶名，激进的评论家如沃尔夫责骂他不识时务，“作曲时好像自贝多芬以来世界从未发生过任何变化。”布拉姆斯没有参加争辩的兴致，他只是手不停笔地写着——写着那些以他自己严厉的艺术准绳衡量，确实足以和巴赫与贝多芬相提并论的音乐。

布拉姆斯感到生不逢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怀才不遇，而是生辰时代出了差错。他来到这世上，时间太晚了。在他的音乐中，我们一次次地听到，他本应属于过去。他渴望，不是渴望激情，而且渴望引退和消逝。为此，他少年老成，呼吸沉重。因此，他终生郁郁寡欢，闷闷不乐。间或，南国的温暖和自然的神秘给予他的旋律曲折以一丝柔情，但其中透出多少无奈和感慨！布拉姆斯清醒地知道，德意志音乐的伟大传统即将终结。作为这笔辉煌文化遗产的最后一个儿子，他想竭尽全力，但仍力不从心。于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布拉姆斯只能忍着切肤之痛，服膺命运。

因此，布拉姆斯是个悲剧人物。但他的悲剧非同寻常。按世俗眼光，布拉姆斯少时在酒吧从艺，但幸得恩人舒曼慧眼识才，大力推荐，随即平步青云，后果然不负众望，终于成为全欧音乐界耆宿，享其终年。如此人生，何悲之有？相比起老巴赫一辈子遭到误解，年老失明，布拉姆斯的确算是幸运儿。更别提另一“B”贝多芬，青年失聪，中年弃爱，真可谓痛不欲生。然而，布拉姆斯外部生活虽一帆风顺，可内心却充满悲剧。他对前人的成就知道得太多太透，发誓效忠于过去的宝贵遗产，因而他永远无法像瓦格纳那样潇洒地指点江山。他只能背起历史的沉重包袱，虽挣扎着向前迈进，但的确步履艰难。



瓦格纳曾嘲笑这位比自己小二十岁的著名对手，称他是“贞洁的约翰内斯”，做事小心翼翼，犹豫不决，一股迂腐之气。瓦格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与其相比，布拉姆斯确实缺乏“魄力”。他凡事认真，觉得一切都很不容易。就连个人私生活，他也表示，“要我结婚，就如同要我写歌剧一样困难。”年轻时，他爱上比自己大十四岁的舒曼夫人克拉拉。但布拉姆斯终生与克拉拉维持着高尚的精神交往，却绝不逾越雷池半步。由于这层关系，对于恩人舒曼，布拉姆斯一定怀着深深的负罪感。也正因这层关系，布拉姆斯选择了终身不娶。我们不时从他的书信中读到，他也结交了某位家境优越或富于乐感的佳丽。但据同代人回忆，他们之间虽打情骂俏，但从不当真。布拉姆斯有时甚至冷嘲热讽，开些出格的玩笑，令这些女士脸上难堪。显然，布拉姆斯心中已有定夺，他才无所顾忌。

一如他的私生活，布拉姆斯对自己的创作生涯同样进行了精心设计。虽然他生性优柔寡断，但一旦下了决心，便百折不挠。身怀道义责任，倚靠坚强意志，布拉姆斯踏上一条寻觅过去珍宝的险峻之路。李斯特、柏辽兹和瓦格纳勇当开路先锋，世人崇仰他们的大无畏精神，殊不知布拉姆斯在当时“一切向前看”的风潮中逆流而上，可能需要更大的勇气。浪漫主义已经风行全欧近半个世纪，古典的逻辑、章法、得体、布局等等早已被旋风般的创新实践各个击破。但布拉姆斯认定，只有面向过去，学习传统，才能开拓未来。

重建孕育创造。布拉姆斯青年立志，至死不渝，虽然其间饱尝艰辛。二十岁出头，即以大型钢琴奏鸣曲作为作品第1号，有意模仿贝多芬那首难以让人下咽的巨兽“槌子键琴奏鸣曲”作品106，可见其雄心。但也暴露出年轻人不自量力的弱